

Jin gu yin shan

关仁山 著

金谷银山



作家出版社

金谷銀山

关仁山
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谷银山 / 关仁山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8

ISBN 978-7-5063-9679-0

I. ①金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4220号

金谷银山

作 者: 关仁山

责任编辑: 史佳丽

封面题字: 关仁山

装帧设计: 末末美书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380 千

印 张: 28

版 次: 2017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679-0

定 价: 49.00元(平)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

——习近平

目 录

- 第一章 雪疯了似的下呀!1
- 第二章 在城里讨生活容易吗?39
- 第三章 山野里的春天才叫春天啊.....64
- 第四章 梦里的金谷子,你在哪儿.....87
- 第五章 生活,会把人心磨成茧子.....114
- 第六章 春天,你总是不让人省心啊!145
- 第七章 这人生啊,就是一场奔跑.....164
- 第八章 山风,刮个不停啊.....189
- 第九章 好好的,做一个苹果.....229
- 第十章 把土地捧在手心里.....248
- 第十一章 山村的房顶银行.....258
- 第十二章 白羊峪的一唱三叹.....286
- 第十三章 泰奶奶走了,风来了.....317
- 第十四章 最见人心的日子.....361
- 第十五章 手心手背都有情啊.....384
- 第十六章 无边无际的早晨.....427

第一章 雪疯了似的下呀！

过了腊月二十三，雪下疯了，雪花缤纷不开脸儿。

砰！砰！两声枪响。哪里打枪？老天爷像个打滚放泼的孩子，一口气下了三天三夜，时急时缓，不挪地，整个燕山深处的白羊峪沟满壕平。大雪落在沟里头，看得见，摸不着。山让雪埋了，古长城让雪埋了，村子让雪埋了，人也让雪埋了。八十多岁的老爷子范老井出门打兔子，他顺着山谷雪路走，钻山越岭，山坡上哧溜个跟头，没起来，让大雪捂了个严严实实。人们把他扒出来。范老井打个响亮的喷嚏，顷刻流下两行清澈的鼻涕。老爷子扯着嗓子喊：“疯了！疯了！”说着端起猎枪朝着天空放了两枪。老天爷不怕枪子儿，照样把雪撒得漫山遍野。

这枪是放给老天的，同时也是放给京城孙子范少山的。范老井骂：“这狗日的，家里闹雪灾，也不过来看看俺！”

雪飘着，风像死了一样，停止了喘息。

范老井抓一把雪花，放在鼻子那闻了闻，啥味儿都没有，又把雪片捏化在手里，龇牙笑了笑。他哪里知晓，京城没下雪，只有隐隐的雾霾。天空不透亮，灰暗得像一块抹布。街上车流和人走马灯似的，并没有明显的年味儿，年味在菜市场越发烈了，城里人像飞蝗呼啦啦往农贸市场拥，把货架上的东西“吃”光就走，一拨又一拨。这几天的生意火，范少山的菜摊儿菜卖光了，货送不进来，这

让范少山心急火燎，开车去进货。堵车啊！让人尿急，范少山都快尿裤子里啦。瞅着他急赤火燎的样子，杏儿咯咯笑了。

范少山的老家是河北燕山山脉的白羊峪。五年前，范少山来北京昌平闯荡，就想混出点人样儿来。摸爬滚打，在菜市场有了个十几平方米的菜摊。陪伴他的那个姑娘是他的女朋友，和范少山一块卖菜的贵州姑娘闫杏儿。

在城里混，难啊！范少山三年没回过家，年都是在菜摊上过。前两天给家里打过电话——那电话是余来锁的，全村唯一手机，还缺俩按键。老爹说：“少山，咱家里啥都好，电视播了，如今京津冀是一家了，你就好好在北京干营生吧！”范少山在电话里给爷爷和娘提前拜了年，心里头踏实了，一门心思在北京卖菜，乐滋滋数钱。为首都人民的年夜饭添几道吉祥菜，感觉心里头也挺充实的。但刚才在菜市场遇到个家乡布谷镇的一个熟人，说白羊峪一带下雪了，还挺大，范少山这心里就长草了。一闲下来，赶忙打开手机上网，果不其然，视频里的白羊峪，雪花席卷腾起雪浪，天地白茫茫一片。再给余来锁打电话，没了声音。

范少山愣了神儿。心想糟了，一准儿是大雪把发射塔压坏了。

范少山心里头就犯了嘀咕，脸滚成乌云的模样了。白羊峪闹雪灾了，家里人不会有啥事儿吧？上来一股子急火：马上回白羊峪！杏儿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孩。贵州的山妹子，时不时地拿辣椒打零嘴。范少山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她正从菜摊儿上拿了个辣椒就往嘴里搁。她边嚼边说：“放心，这里有俺呢！”杏儿亲了范少山一下，亲得啪啪响。范少山感到脸上热辣辣的，赶紧用手背擦了又擦。

范少山是开着车回白羊峪的。在北京也算混了辆车，比亚迪，红色的，哧溜溜跑，在雪地里挺显眼。到了白羊峪跟前，这时候老天也倦了，雪也不下了。燕山下的白羊峪形成了雪凇，美得耀眼。雪凇是啥呢？范少山见过，就是雪花飘落时天气有点温，落在山上、树上就化成了水，这时候再遇到寒流，雪花就被树枝上的水珠粘住了，凝冻了，越积越厚，就形成了雪凇。雪凇是好景儿，杏儿没见过。快到山脚时，范少山就停下车，掏出手机啪啪地拍了几张，发给了杏儿，他想眨眼间就收到杏儿的点赞。杏儿点赞的表情

不是大拇指，是个鲜红的辣椒。但图片已经发不过去了。

山脚下有处兽医站，是布谷镇的。汽车开不上去，范少山就把车开进院子里，停下。忽然就听到马的一声长长嘶叫，顺着声音望去，只见院子里正在配种的骡马将公马掀了下来。公马正在兴头上，还要霸王硬上弓，骡马有一套防色狼术，对着公马一阵猛踢，场面霎时大乱。范少山看傻了，就像看了精彩大片，下了车还笑个不停。负责配马的第一责任人是李站长，范少山认识。他朝范少山走来，说：“你小子净扯淡！好事都让你给搅了。”

李站长曾是范少山前妻迟春英老爹的下属。前老丈人迟老茂退休了，老李就当站长。李站长对范少山好一番数落。原来，在这之前，李站长费了好一番工夫。骡马调歪，不让公马睡，李站长连哄带骗，骡马才勉强答应。待公马上位时，范少山的红色轿车开了进来。骡马见不得红色，一声嘶叫，将公马掀下身来。

李站长说：“少山你来的真是时候，俺这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白做了。”正说着，公马许是见红色轿车搅了自己个的好事，跑过去炮了一蹶子，给车身留了个记号——一个深深的马蹄印儿。范少山火了，冲着撒欢的公马喊：“喂喂喂！你哪个村的？”李站长笑笑：“活该！”

得知范少山回家过年，老李告诉范少山：“雪大，上不了山了。”

范少山说：“俺咋也得回家啊！”

李站长说：“你是范少山，不是范上山。”

范少山不信邪，说了一句：“这都不叫事儿。”从后备箱扛起一蛇皮袋年货就走出了院子。老李点了一颗烟，吧唧两口，接着对骡马苦口婆心起来。

山脚下，有两个小伙子，一个唱《最炫民族风》，一个跳骑马舞。这歌儿这舞也是混搭。两人是镇上派的，怕出事儿，不让人进山。这大雪，谁进山啊？脚下一滑，身子就往山沟里出溜儿，不要命啦？两个人守着山道没事儿，自娱自乐。闲的。

这时候，范少山就扛着口袋来了，两人没注意，还在唱，还在跳。等少山走过去了，唱歌的、跳舞的才回过神儿来。两个人去追范少山，范少山也跑了起来，两人跑多快，范少山就跑多快。两人

呼哧带喘，一屁股坐在雪地上。范少山一放下蛇皮袋，坐在上面，笑着看他俩。跳舞的小伙子说：“同志，忒危险啊！”范少山扛起蛇皮袋就往前走。跳舞的小伙子问：“出了事儿可咋办？”唱歌的小伙子信佛，就地打坐，闭起眼睛，双手合十，祷告起来。

白羊峪有段陡峭山路，只有三百多米。乡亲们称它“鬼难登”。“鬼难登”有四个不能走：一是老人小孩不能走，二是夜里不能走，三是雪天不能走，四是酒后不能走。这“四个不能走”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在白羊峪妇孺皆知。记得前几年，老倔头下山赶集，饭摊儿上喝了几杯二锅头，回来时候背了二十斤豆种。走到这个地段，两脚就不听使唤了。风一吹，酒劲往上冲，老倔头就犯了晕乎儿，眼前一黑，身子一歪，豆种口袋就掉了，豆子哗啦啦顺着石头往崖下滚。老倔头一迈腿，脚就踩在了豆子上，身子就随了豆子，滚下了山崖。还记得有两个命大的，雪后上山的，掉下悬崖，落在松树上。一个摔断了胳膊，一个摔断了腿。

这一回，该范少山走上“鬼难登”了！脚下是冰雪，头上是冰雪，四周是冰雪。稍有闪失，人就挂了。范少山想，俺不能就这么壮烈了啊！该咋办啊？范少山是胆大的人吗？不是啊！从小就怕耗子，怕长虫，怕癞蛤蟆……除了这些个活物儿，还怕人，怕见生人，不敢说话……这时的范少山一步一滑，一步一颤，心悬在嗓子眼儿，冒了一身冷汗。该咋办？出绝招儿——壮胆！咋壮胆？吹牛，说大话。比如见到耗子，范少山就大声说：“可恶的老鼠，人类的天敌。遇到范少山你算倒霉了！武松是打虎英雄，范少山是打鼠英雄！”这一喊，老鼠早跑得没影儿了，范少山拍拍胸口，心里也就踏实了。范少山在北京卖菜，跟人家说经营着半个农贸市场，其实就是个菜摊儿。在这条“鬼难登”上，范少山走没法走，退无路退。这时的他打心眼儿里恨那俩小伙子：唱啊跳啊，开演唱会呢？上春晚啦？咋就没把过路人拦下呢？你们干啥吃的？俺要是出了事儿，做鬼也不放过你们！

话说回来，范少山毕竟就是范少山啊。这些年，他有句口头语常挂在嘴边，那就是“这都不是事儿”。这时的范少山冲着绝壁大喊一声：“你以为范少山怕你呀？千难万险也休想挡住俺范少山回家的

路！俺就从你身上跨过去了！俺就从你身上飞过去了！你能把俺咋样？啊？！”吼完，范少山就趴下了——范少山趴在了蛇皮袋上，推着蛇皮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攀。蛇皮袋有点粗糙，能防滑，虽然爬得慢，但安全了。爬着爬着，范少山就想到了自己个刚才吹的牛皮，笑了：“俺就是这样飞的。”

一点点爬着，范少山的后背就冒了热气——连吓带累，洗了热水澡。好一番折腾，少山总算熬过了“鬼难登”。到了山顶，一马平川，两棵高大的银杏树映入眼帘——那就是村口了。范少山一屁股坐在蛇皮袋上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看着山脚下那蜿蜒的长城像裹了白色绸缎，落了雪的石头像吃草的羊群、鹿群，有个老头戴着草帽，扛着猎枪，是放牧的爷爷吧！远处大片的古树都戴上了银色帽子……范少山看得沉醉，心想，还是老家白羊峪美呀，没有一处不是景儿。范少山一时想不出赞美的词儿，脱口而出：“俺操！真好看！”

范少山一时兴起，站起身冲着山谷吼了一声：“白羊峪——俺范少山来啦——”那声音在山谷回荡了几回。这会儿，范少山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那两棵银杏树，一棵雄树，一棵雌树。这树那个高啊，一眼望不到树梢。小时候，范少山爱爬树，那些槐树、榆树、柳树好欺负，噌噌噌，一眨眼的工夫，他就坐到了树杈上。这银杏树不好惹，总是爬两下就摔下来，弄得灰头土脸。后来的一回，爷爷范老井一鞭子甩在了范少山的屁股蛋上，摸摸，鼓起一条肉，范少山哇哇大哭。爷爷凶范少山：“这老夫妻俩一千三百多年啦！神树啊，你个毛孩子也敢？”范少山当即被吓住了，不敢哭了。范少山问爷爷树有多高，爷爷说：“树梢接着天呢，树杈揽着云呢，树爷爷树奶奶和天说话呢！你说多高？”

范少山走到银杏树前，满眼崇敬，看着银杏树，又轻轻抚摸着斑驳的树干。范少山想起了一个人，他的前妻迟春英。他俩就是在银杏树下谈情说爱的。月光下，少山抱着雄树，春英抱着雌树，心里默念着两人的爱情像这对夫妻树一样长久。可婚后过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就没啥热乎劲儿了。那时候范少山长年在外跑生意，忙

得脚不沾地儿。只有夜里的时候想迟春英，心里头空落落的，苦啊！没法子，回不去呀！好一阵子，范少山让迟春英独守空房。迟春英的日子也没了滋味儿，常常在银杏树下发呆。每当想起这个场景，作为丈夫的范少山心里就愧得慌。范少山做啥生意啊，在家守着媳妇热热乎乎多好啊！何况生意做得又是赔本赚吆喝。等戴上绿帽子，范少山后悔了！天下哪有后悔药的方子啊？俺去抓呀！

女人这心里一放空儿，男人就有了机会。马玉刚，村里的富户，搬到城里住了，时常回村看看。有钱人在城里是窝不住的，总要衣锦还乡。为啥？显摆。你有钱，城里人不眼热，不眼红，因为四周都是生人，谁认识你呀？没处显摆。要想嘚瑟，就要回老家，让乡亲们都知道：俺有钱了！那些个过去瞧不起俺的，骂过俺的，恨过俺的穷光蛋、土包子们，服不服？哈哈，这才叫眨眼打哈欠——扬眉吐气呀！马玉刚回村里也是这样，脖子上的大金项链，跟拴狗的链子似的，就差个铃铛了。这天回村，他见到了银杏树下的迟春英，愣住了。这不是范少山的媳妇吗？长得跟从画中走下来似的，又水灵，又文静啊。马玉刚的链子亮得晃眼，迟春英的心感觉被硌了一下，不疼，痒痒的。迟春英说：“你属狗吧？大男人戴链子，有意思吗？”马玉刚不讨女人厌。他打着哈哈就把金链子摘了，装进衣兜里。沉啊，衣兜坠得鼓鼓的。马玉刚说：“在这儿想少山呢吧？”迟春英说：“想自家爷们儿又不犯法，要么还想你呀？”马玉刚涎着脸说：“想俺也不犯法，就想想呗。”迟春英说：“不犯法，可犯忌呀！”

后来的一回，迟春英在银杏树下想心事。她想范少山了。她搂住那棵雌树，想着头一次和男人拉手，头一次和男人亲嘴，自己的身子头一次让男人摸来摸去，都是在这儿了。想着，心里头就热乎乎的，不由得看了一眼那棵被少山抱过的雄树——雄树也有人抱着。不是少山，而是马玉刚。迟春英吓了一跳，松开了两条胳膊，生气地说：“你想干啥？”马玉刚笑着说：“这树也不是你家的，你抱得俺就抱不得？”迟春英张口结舌，转身要走，马玉刚凑过来，吸溜吸溜鼻子，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红色盒子，打开，里面的东西又硌了迟春英的眼睛，不疼，有点痒痒的。是一条金项链，一副金

手镯。

马玉刚说：“用那条金链子改的，送给你。”

金子真是个神奇的物件儿，它能拨弄女人的心。自打有了金首饰，迟春英就有点守不住了，时常往外跑。看到范少山的帽子越来越绿，爷爷、爹娘都心急火燎。山里人，说个媳妇不容易啊！老爹范德忠几回到城里找儿子，没找到。迟春英像换了一个人，饭不做，地不下，老人也不照顾，范少山家人嘴紧，从不跟街坊邻居说句迟春英的不是，村里人都蒙在鼓里，时不时地夸迟春英是个好媳妇。

燕山里的人有句俗语：“外面走的风流女，屋里坐的养汉精。”啥意思呢？就是说经常串百家门，跟男人打情骂俏的女人，看似风流，却不一定偷汉子。而见男人羞羞答答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女人却不一定守规矩。早年，邻村黑羊峪有这么两口子，老婆长得一枝花，男人怕她出去惹是生非，就成天把她锁在家里。有一天男人下地回家，打开门，外屋热气腾腾，见老婆正在锅里贴玉米饼子，两手沾着面，就乐呵呵地蹲在灶坑前烧火。这时，老婆说：“帮我松开裤带，我去趟茅房。”男人给老婆松开裤带，老婆扬着两只沾满面的手就跑了出去。老婆没去茅房，而是去了屋后的草垛。刚才她贴着饼子，就瞥见屋外相好的男人冲她招手。就这样，屋后草垛里一对男女干柴烈火烧了起来，丈夫还在往灶膛里添柴。完事儿后，老婆顺便抱了一抱柴草进屋，男人感动了：“尿完尿还不忘抱柴草，好媳妇啊！唉，总是这么不小心。”说着，伸手摘去老婆头发上的草棍儿。就这样，一顶绿帽子飞到了男人脑袋上，不知不觉，不大不小，正合适。后来，男人就撤了锁，对老婆出门放了一百个心。

男人抵得过暗箭，挡得过飞刀，就是躲不过一顶绿帽子。范少山也被绿帽子砸中了，是马玉刚给他量身定做的。后来在城里遇到家乡人，范少山才知道。赶忙回到白羊峪，头一件事就是要找迟春英理论理论。看到迟春英像啥事儿没发生一样，范少山火了，说起她跟马玉刚的丑事儿。迟春英急了，把范少山拉杆箱里的衣物拿出来就摔！摔着摔着，就摔出一本书来，旧书，纸都发黄了。柳青的

《创业史》。成立人民公社那阵子，县上来了工作组，工作组住在范老井家。走的时候，留下了这本《创业史》。范老井说：“俺家人都不识字，给俺没用啊！”组长说：“过些年，你们家就出识字的了，交给他，会有用。”范老井就把这本书珍藏了起来。等范少山高中毕了业，出门闯荡了，就把这本书交给了他。范少山稀罕啊！一直带在身边。看到迟春英要撕自己心爱的书，范少山一把夺过，挥起拳头就打，迟春英一躲，打在了她的胳膊上。粉嫩的胳膊，霎时鼓起一大块，青了紫，紫了又青。

迟春英生性腼腆，从不惹是生非。做了范家儿媳，忙了地里忙家里，待爷爷、公婆更是知冷知热，怎么就成了“破鞋”啦？不信！说下大天来也不信！迟春英有心计，撸着袖子让乡亲们看伤，哭成了泪人：“他常打我，我身上的伤多了……”迟春英说着就要解扣子，老爷们赶紧避过脸去，女人们拦住了：“知道知道，我们还信不过你吗？”

这还了得！打媳妇，这是家暴啊！人们都可怜迟春英，都骂范少山挨千刀的。寡妇“白腿儿”说：“俺家那死鬼年纪轻轻就走了，俺没福消受啊！他活着的时候，从没动过俺一指头，对俺那个疼啊！捧在手上怕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护在怀里怕摔了……”说着就流下泪来。迟春英哭声更大了，惊起了树上的一群家雀，呼啦啦飞了。迟春英说：“俺要和他离婚……”乡亲们说：“离！跟这浑小子过个啥劲儿，天下男人死绝啦？”这个时候，范少山就是浑身长满嘴都说不清楚了，只在心里说：“没想到，这个女人这么厉害！”

范德忠脸上挂不住了，抄起一根棍子就朝范少山打来。范少山机灵，没打着。再打，就往人群里躲，人们就想看范少山挨打，就往外使劲推他，没了隔挡，范少山挨了两棍子，疼得跳脚。范少山流泪了，冲着天空大喊：“老天爷呀，冤死人了！”村民小组长余来锁说：“冤？像你这样的，拉出去枪毙都没冤案。”余来锁是个“半截子”光棍儿，更见不得女人遭欺负。这时候，爷爷范老井端着猎枪从屋子里出来，脸色铁青，朝着天空砰地放了一枪。见老爷子发了威，人群就散了。范德忠蹲在屋门口抽烟，便宜卷烟劲儿冲，呛得他咳嗽两声，眼里沁出了泪花，喃喃一句：“我知道儿子冤啊！”

不知是让烟给呛的，还是悲从心头起。娘在哭，哭声从屋子里传出来，范少山的心碎了。

范少山和迟春英离了婚。迟春英嫁给了同样离了婚的马玉刚。有人说：“马玉刚这人，有情有义。”

范少山呢？打老婆的名声传出去了，人家姑娘又不是浑身痒痒，谁敢嫁范少山？再说，又是个“二婚头”，本来就难找，还指望啥？白羊峪的男人都把女人捧在手心里，最瞧不起打老婆的人。就这样，范少山顿时在人前矮了三分，范家人也在村上挺不起腰杆儿来。范少山叹口气，心一横：下山！闯世界去！

范德忠扔下一句话：“不混出个人样儿别回来！”

二

三年之后的今儿个，蹬着白羊峪的大雪和年味儿，范少山回来了。

娘见了范少山一个劲儿流泪：“俺的小祖宗啊，你可回来了。可想死个人了！”范少山抱住娘，只感受到娘干瘦的躯干和空空的袖管。娘叫李国芳。她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啊！自打嫁到白羊峪她就被苦水泡了，盐水淹了，她就像山地里的一棵芥菜，从下种那天起，就命中注定要做咸菜。范家穷得叮当响，范德忠婚后没出一个月，就去了天津打工。后来范少山出生了。李国芳又是没到一个月，就放下嗷嗷待哺的范少山，下地收庄稼。那回李国芳下山砍柴，半路下起大雨，她躲在了一棵大树下。突然，一道贼亮的闪电之后，一个火球儿滚了过来，接着就是轰隆隆的炸雷，在树上爆炸了，那雷声震天撼地啊！大树咔嚓一声折断，轰然倒下！李国芳也晕死过去了！后来范老井找到李国芳，李国芳已经奄奄一息。范老井把李国芳背出山林，送到了医院。等李国芳醒来时，才发现两条袖管都空了，空得啥都没了。李国芳只是流泪，不出声，心里头却有千军万马在奔腾呀！李国芳说：“老天爷呀，你瞎了眼了，俺李国芳没做过一桩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？俺咋就遭雷劈了呢？”娘哇地哭了，范老

井也成了泪人儿。

范少山是依偎在母亲双腿间长大的。从那天起，李国芳的双脚代替了双手，凡是动手能做的，她就动脚。像洗脸、刷牙、吃饭、织毛衣、褪苞米……对，她还有双肩，能挑水，扛口袋……她织的毛衣，花色多，厚厚的，暖暖的，范老井拿到镇上去卖。镇上也知道了白羊峪有个“无臂女人”，她织的毛衣抢手，有的扔下几百元钞票就走，范老井叫不住，两眼直转泪花儿。

双手干的活儿能用双脚做，这得花多大的心思和工夫啊，那是汗水搅着泪水呀，把范家这个农家院都淋透了。没有了双手，李国芳反倒练足了腿上功夫。那年，白羊峪举办运动会，李国芳赛跑拿了第三名，奖品是一条花床单，她舍不得用，给儿子范少山铺上了。

今几个天一擦黑儿，阔别了三年的儿子，重又走进了这个院子，范少山紧紧抱住母亲，又扑通跪在雪地里，带着哭腔叫了声：“娘——”

就在这时，六岁的女儿小雪跑出屋子，怯生生看着跪在地上的范少山。

这天晚上，范家点了三根红蜡烛，把屋子照得红彤彤的。屋子里热热闹闹，桌上的饭菜热气腾腾。父亲不住往母亲嘴里夹菜，母亲不好意思，还是用脚夹筷子方便。懂事儿的小雪说：“奶奶脸红了。俺给奶奶夹菜，奶奶不害羞。”小雪就夹了块鸡肉送进奶奶的嘴里，又问，“奶奶香不香？”李国芳嘴里边嚼边说：“香！俺的好孙女。”人们都笑了，太爷爷范老井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

和迟春英离婚后，小雪判给了范少山，少山去了北京闯荡，小雪就由爷爷奶奶拉扯着。那时小雪还不到两岁，活蹦乱跳，不好看啊。三年不见，小雪大了，都会背《三字经》了。一直不在身边，小雪跟爸爸生分了许多。听奶奶劝，小嘴好不容易才蹦出个“爹”字。这让范少山觉得对不住女儿，心里愧得慌。

范少山是挨着父亲坐的。父亲用左手拿筷子，“左撇子”吗？不是，他的胳膊不能打弯儿，像条木棍，右手也就不听使唤，成了个摆设。村里有人叫他“一把手”，范德忠好脾气，不恼，只是说：

“一把手官最大，你们都得听俺的！”

在外打工期间，范德忠遭了一场车祸。那年冬天，纺织厂进货，他坐在一辆敞篷卡车上。冷风飕飕地刮着，冻得他耳朵跟猫咬似的。其他三个工友都坐在驾驶楼里，说着荤笑话，司机也时不时插两句，几个人嘻嘻哈哈乐翻了天。范德忠听得真切，冻得全身都快僵住了。他心里不由得骂：“王八操的，忒欺负人！”看范德忠好欺负，每回拉货，领班的都让他坐在外边。汽车拐了弯儿，里面还在说笑，就在这时，只听咣当一声巨响，车被撞翻了，范德忠腾空而起，打了捆的面纱咚咚摔了出来，掉在路上，一捆面纱砸在了范德忠的右胳膊上，范德忠疼昏过去了。耳旁还能听到汽车冲进山崖的声音。

在车外挨冻的范德忠右胳膊断了，捡回一条命；在车楼子里有说有笑的四个人，死了仨，一个成了植物人。老天有时候不讲理，有时候也公平。

老板去了医院，放下一点钱，跑了。范德忠的胳膊接上了，神经线却没接上。没钱，耽误了。范德忠出车祸那阵子，正赶上李国芳失去两条胳膊。范德忠想想自己个，只有一条胳膊，再想想老婆，就剩两个肩膀……范德忠就流眼泪，流完眼泪又嘿嘿笑了：“这两口子，就一条胳膊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！啥愿许的？”

后来，范德忠和李国芳两口子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号“神雕侠侣”。这可是人家杨过和小龙女的专利呀！这么好的名字，白羊峪的乡亲能随随便便地送吗？当然不能。这两口子的神奇故事，后边再跟您唠。

一家人正吃着饭，小雪往窗外一看，说了一声：“又下雪了！”

范少山愣了。雪不是停了吗？咋又下起来了？天气预报还说明天晴呢！这老天爷翻脸比翻书都快，也忒不靠谱啦！

爷爷会观天象，晚饭前还说夜里还要来一场儿，范少山不信，还说天气预报说明天晴啊。爷爷说：“明儿个是明儿个。如今这天气预报有准儿了，比过去强多了。”李国芳说：“可不？那些年，公社广播气象预报笑话多了。听到远处有敲锣打鼓声，广播员就说，午后可能有雷阵雨。有人开玩笑，推门将几颗豆子丢到广播员头上，

广播员赶紧说，雷阵雨夹冰雹。”听这话，一家人的笑声震得窗格子嗡嗡直响。范德忠不笑。他说：“如今你说啥有准儿，俺信；就是当官的说话，俺不信。那叫瞎子打靶，没准儿。”范少山问咋回事，妈妈说：“还不是那条‘鬼难登’？镇上老是答应给修给修，几年过去了，还不是老样子？”范老井说：“不说这个啦，不说啦。让少山拉点北京的事儿吧！咋着？听说北京霾啦？”少山说：“爷爷，是霾啦，雾霾严重呀！”范少山的心思还停在“鬼难登”上。看得出，这是爹娘和爷爷的一块心病啊！可也不光是他们的心病，自己个从小到大走了多少回“鬼难登”，记不清了。今儿个也是爹着胆子从梁上爬过来的。想到这儿，范少山的心里像压了块石头，坠得慌。

爷爷穿上羊皮袄，蹬上靰鞡出了门。他要去鹿场看看。

范少山也走出屋外，站在鹅毛大雪里，抬起头，看着被雪花舞乱的天空。一时回不过神儿来。

爷爷回来的时候，已是大半夜，他背回一头鹿，是冻死的。爷爷把鹿扑通往院子里一丢，说了声：“好好的鹿，愣给冻成饺子馅了。”

夜里，躺在爷爷暖暖的狗皮褥子上，范少山睡不着，大雪还在下。后来，范少山想想杏儿，想想“鬼难登”，俩眼皮掐架，眯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大雪封了门，足有两尺多高。雪真的不下了，日头出来了，金灿灿地挂在东天边，天空瓦蓝瓦蓝的，比刚从染缸里抽出来的靛蓝布还好看。山村的空气新鲜，在北京花钱都买不着啊！

范少山握着铁锹铲雪，铲远了。一般是从自家院子铲到街上，再铲到东西邻居的分界，就中了，这样的话，整个一条街就全通了。范少山铲到东邻二槐家，见通了，就转身往西铲，本来铲到东临“白腿儿”家就该“收工”，可看到“白腿儿”家隔壁还没铲，就接着铲了下去。他俯下身去，把锹头插进雪里，端起一锹锹白雪，唰唰地抛向街边，时而向左，时而向右。一锹锹白雪在两边飞扬，他的身后，街道已经露出了石板，干干净净。就这样，范少山铲雪铲到了村西头。扔出最后一锹雪，他直起腰，拄着锹柄